

墨子

冬

墨子卷之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
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
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子爲之乎必不

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
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曰魯齊
卽過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
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
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

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

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

不足以遷行者勿常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墨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

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事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離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川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愠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

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子
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
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
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且朝讀書百篇夕見漆
十士故周公且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
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
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
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
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
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

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
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
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
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
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
子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
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
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
子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
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與息於

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超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也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之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買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為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為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獲而攬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

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日子曰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

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如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義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知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天世亂求義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巧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義章甫楷初儒服而以見子墨

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芻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恕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將舍恕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

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

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齒
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
而孰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太亦冠也公孟子謂子墨
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皆以
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孰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
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
孰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
有之曰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
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
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
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
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
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
爲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子墨子曰國之
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
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後可也
吟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
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恭王桀紂幽厲喬爲聲樂
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僂國爲戾虛者皆從此道也
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孰

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
 為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
 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
 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掘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
 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
 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
 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
 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即愚之
 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
 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
 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
 焉至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
 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
 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
 四政焉儒以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
 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徒
 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
 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
 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
 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必不從事矣之此足

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反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爲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子墨子與程子辨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烏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魚鳥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狗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歿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四弟曰子無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于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

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
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
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故不欲茲好美欲富貴
者不視人猶強爲之福爲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
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
神不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在
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僇徒之刑
之有刑乎對曰未得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
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
百子子能終身譽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
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
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
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
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
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
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
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
視人必強爲之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
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

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其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毀子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跛以爲長隱以爲廣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

身亂之矣

墨子卷之十二終

墨子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無可爲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

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入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愛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

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子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

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管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多吾今賤人也亦攻其隣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

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誅者迫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

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
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
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
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
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徵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
而無敢以告外太祖廟諱上字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此
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惑在臣此
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
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
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與爲是也鮒者之恭非爲魚

賜也蚬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
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
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
而死而子愠是猶欲糶糶讐則愠也豈不費哉魯之
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
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
曰子之謂所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
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
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
粟藉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

賭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藉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賭矣翟慮被堅報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賭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祭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

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

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日比於羣臣不能以封爲忒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耀也鈞之耀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旣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湏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采二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有家原謹祀祭鬼神然而人徒多歿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捫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

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是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已也冷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藉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孟山譽王子閻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閻斧鉞鈎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閻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王子閻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

而譎夫子。天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退，其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曰：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功，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功。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雛，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功，利於人，謂之功，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

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輦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免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

松文梓梗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
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
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
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
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
盤訕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
知子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
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
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固之器在宋城上
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曰善哉吾謂無攻
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
故曰治於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眾人知之

墨子卷之十三終

備城門第五十二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鈞衝梯堊水穴窾空洞蟻傳輶輻軒車服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噐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隣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

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有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為縣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為之兩相如間扁數令相接三寸施士扁上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塹長以力為度塹之未為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幕孔攷之各為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救車火為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為棧塗之持水麻升草盆救之門扇薄植皆鑿半尺一寸一淥戈長二寸見一寸相太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水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以錮金若

鐵鑠之門關再重鑠之以鐵必堅梳關關二尺梳關一寬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及視關人桓淺深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答廣九尺表十二尺二步置連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為矢節毋以竹箭楛趙據榆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衛及隴撻二步積石石重中鈞以上者五百枚毋百以亢疾犁壁皆可善方二步積苙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水有奚大蠶容一斗伍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

長三尺喪以第龕亦端堅約戈十步積搏大二圍以
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甕有鐵錯容石以
上者一戒以爲湯及持沙母下千石三十步置坐侯
樓樓出於堞四尺廣三尺廣四尺板周二面密傳之
夏蓋亦上五十步一藉車必爲鐵纂五十步一井屏
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爲關籥守之五
十步積薪母下三百石善蒙塗母令外火能傷也百
步一隴捲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
尺亦上稱議衰殺之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
七尺樓輟居姑出城十二尺百步再再十壅以木爲

繫連水噐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秆大二
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爲櫓櫓廣四尺高八尺爲衝
術百步爲幽牘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立樓
城中廣二丈五尺二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二步
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鬪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陞
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唐各六尺城上四隅童異
高五尺四尉舍焉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狸三尺去
堞五寸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
寸天雨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狸渠鑿坎覆以
瓦冬日以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爲坎城上十步一

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五十步一厠與下同園
之厠者不得操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城
上五十步一道陞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
一樓孔孔勇勇必重士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
之爲樓加藉慕棧比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
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太之城下州道內百步一藉藉
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屬一吏
士一帛尉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爲閨門兩
扇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忠信可任事者
二舍共一井康鬻灰康糝杯馬夫皆謹收藏之城上
之備渠譖藉車行行行樓到頤臯連挺長斧長椎長
茲距飛衝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爲爵內三尺而
一爲薪臯二圍長四尺半必有絮瓦石重二升以上
上城上涉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錯焉與涉同處木六
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卞木名曰長從五十步三
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辛急爲壘壁以蓋九
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
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櫛
使重室乎子居卞上侯適視卞能狀與卞進左右所
移處失侯斬適入爲內而來我函使穴師避本匝而

穴之爲之且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蓋上之不從令者斬昔築七尺一居屬五步一壘五築有鎚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鑿柄長八尺十步一關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兩端三步一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濶以廣樓擗守備繕利新食足以交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史尺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歿父母墳墓左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亦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

及也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而毋換亦養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牧諸盆甕耕積之城下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爲周官桓史四尺爲倪行棧內閉二關一堞除城場外太池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壞代除太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僉近若城場皆爲扈樓立竹箭天中守堂下爲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左葆官中者與計事得爲之奈何子墨子曰閭穴士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此

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
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八丁女
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百人城下樓本率
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
守圍宥馮面而蛾傳之主人則先之知主人利客適
客攻以遂十萬物之衆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
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
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大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
老小千人凡千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
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爲明填令
史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草從
入非亦故人乃亦稹章也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
得行行及史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
禁之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侯望適人適人爲
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
急塹城內內亦土直之穿非城內五步一井傳城足
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罌容四十
斗以上固順之以薄輅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
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令陶者爲月明長二
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覆一柱之

外善周塗亦傳柱者勿燒柱者勿燒柱蓋塗亦實際
勿令泄雨旁皆如此與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亦
中勿滿疾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爲竈
令如窰令容七八負艾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穴
且愚以頡臯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翟橐事者勿
令離竈口連版以穴高下廣狹爲度令穴者與版俱
前鑿亦版令容予參分亦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
以攸當之以予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以版而却過
二竇而塞之鑿亦竇通亦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徒
穴內聽穴左右急絕亦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
以柴塗冷無可燒板也然則內土之攻敗矣斬艾與
此長尺乃置窰竈中先壘窰壁迎穴爲連鑿井傳城
足三丈一視外之廣狹而爲鑿井慎勿失城卑內高
從內難鑿井城上爲三四井內新斲井中伏而聽之
審之知穴之所左穴而迎之穴且遇爲頡臯必以堅
杖爲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臯衝之灌
以不絮十餘石趣狀此井中置艾亦上七分盆蓋井
口毋令煙上泄旁亦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藴一束樵
梁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縣正當窰內口鐵鎖長三
丈端環一端鈎佩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

一柱柱下傳鳥二柱共一負十一兩柱同質橫員士
柱大二圍半必固亦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窠皆
爲穴月屋爲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車
兩走爲蓋塗亦上以穴高下廣陳爲度令人穴中四
五尺維置之當內者客爭伏門轉而塞之爲窠客三
員艾者令亦窠人伏付窠一旁以二橐守之勿離內
予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郎刃之二予內太實
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亦予長七尺穴中爲環利率穴
二鑿井城上俟亦身井且通若版上而鑿亦一徧已
而移版鑿一徧頡臯爲兩夫而旁狸亦植而數鈎亦

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爲爵穴下堞
三尺廣亦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苴高者六尺下者三
尺䟽數自適爲之塞外塹太格七尺爲縣梁城筵陝
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聾竈入壇苴長五節
冠在城下聞鼓音燔苴復鼓內苴爵穴中照外諸藉
車皆鐵什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亦狸者四尺夫長三
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
而爲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
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
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諸

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闔池來爲作水甬深四尺堅慕狸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亦中而合慕之而以藉車投之爲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涿代代長七寸我問六寸剡亦未狗走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大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爲十挈五人之所舉爲五挈凡輕重以挈爲人數爲薪樵挈壯者有挈者弱有挈皆稱亦任凡挈輕重所爲吏人各得亦任城中無食則爲大殺太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如三丈下地至施賊亦上爲發梁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母可踰越而出佻且比適人遂人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爲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不足以害城守爲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強弩之枝機藉之奇噐之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臨以連弩之車杖大方一方一尺

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
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園內內徑四寸左
右縛弩皆於植以弦鈎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
齊筐高八尺弩軸太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
一石三十斤引弦鹿長奴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鈎距
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
尺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傳六寸厚三寸長如
筐有儀有詘勝可上下爲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
矢長十尺以繩矢端如如弋射以磨鹿卷牧矢高弩
臂三尺用弩無數出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
此車遂具寇爲高樓以射道城上以答羅矢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
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及管酒槐脯寄于大
山味菜坐之以樵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
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
姑亡古亦有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間衆以
弱輕強身死國亡爲天下笑子亦慎之恐爲身薑禽
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
池軍卒並進雲梯旣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土吾

城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問雲梯之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其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亦中以適廣陝爲度環中藉幕毋廣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輝佩施答亦外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亦問以鑄劍持衝十人執劍正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爲行堞堞高高六尺而一等施劍亦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太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二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爲傳雜而深埋之堅築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埤勿築冷易拔城希裾門而直築縣火四尺一鈎楹五步一竈門有鑪炭令適人盡入輝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亦廣終隊兩載之出載之門一火皆立而持鼓而撚火卽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太則令吾歿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貢士主將皆聽城

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休夜半城上四面鼓噪適人必或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若也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徧下令耳亦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則瓦井中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並船以爲十臨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爲韞轅二十舡爲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舡亦二十人人擅有方劔甲鞬督十人擅苗先養材士爲異舍食亦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轅韞決外隄城上爲射儀疾佐之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爲窰竈竇入門四五尺爲亦門止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史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亦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挾令之入門中四五尺置窰竈門旁爲橐充竈狀柴艾寇即入下輔而塞之鼓橐而重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

柱施火以壞吾成壤或中人大鋌前長尺蚤長五寸
兩鋌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先亦兩未穴隊若衝
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雅穿亦穴令亦廣必夷
客隊疏束樹木冷足以為柴搏毋前面樹長丈七尺
一以為外而以柴搏從橫施之外面以強塗毋令土
漏令亦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
柱之以急為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
以為堞善塗亦外令毋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為閨門
廣四尺為郭門郭門在外為衡以兩木當門鑿亦木
維敷上堞為斬縣梁醴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

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傳壤因以內壤為外鑿亦
間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令耳屬城為再
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今耳皆令
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
六尺部廣四尺皆為兵弩簡格轉射機機長六尺狸
一尺兩杖合而為之輻輳長二尺中鑿夫之為道臂
臂長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
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為通鳥下高丈上九尺廣
長各丈六尺皆為寧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
尺鑿廣二尺表二尺為寧城上為攢火夫長以城高

下爲度置火亦未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權一斧一
艾皆積參石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亦
狸者三尺樹渠母堞堞三尺藉莫長八尺廣七尺亦
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爲之橋索亦端適攻一令人下
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
上三十步一礮竈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十步一
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敞裕新布長六
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爲箭城上十步一
銳水甕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盆蠶各二財爲卒乾
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爲城內堞
外行餐置器備殺沙礫鐵皆爲堞斗令陶者爲薄甕
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卽取用三秘合束堅爲斗城
上隔棧高二剡亦一未爲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
自閉也救閨池者以火與爭鼓橐馮瑱外內以柴爲
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弩半
爲狗犀者環之墻七步而一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
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未得慎毋追凡殺以穴攻
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
尺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殺狸兩罌滾平
城置板亦上冊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櫛若松爲穴

戶戶穴有兩蔕藜皆長極亦戶戶爲環壘石外墀高
七尺如堞亦上勿爲陞與石以縣陞上下出入具鑪
橐橐以牛皮鑪有兩鑪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
什然炭在之滿鑪而蓋之母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
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卽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
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址以順鑪火之然也卽
去而入壅穴殺有佩棍爲之戶及閔鑰獨順得往來
行亦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卽有人也五十人攻
內爲傅士之口受參約臬繩以牛亦下可提而與投
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爲大廡一藏穴具亦中難
穴取成外池唇木月散之什斬亦穴深到界難近穴
爲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卽穴亦穴而應
之爲鐵鈞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以鈞客穴者爲
矩戟短弩畜矢自足穴徹以闕以金劍爲難長五尺
爲盞木屎屎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罌客三十斤以
上狸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爲穴高八尺廣善爲傳
置具全牛交橐皮及祛衛穴二蓋陳霍及艾穴徹熏
之以斧金爲斫屎長三尺衛穴四爲壘衛穴四十屬
四爲斤斧鋸鑿鑿財自足爲鐵校衛穴四爲中櫓高
十丈半廣四尺爲橫穴八櫓蓋具橐臬財自足以燭

其本
交刊
穴中蓋持醢安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益盛
醢置穴中丈盆毋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醢上及以油
目

備蛾傳六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敵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
斷以爲油程斬城爲基掘下爲室前止不止後射旣
疾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
之怨者也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汜迫之
燒答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爲
縣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

折爲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刃其
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環敷縣二脾上衡爲之機令有
力四人下上之勿難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
在六步一爲纍答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爲上衡以麻
索大徧之澁其索塗中爲鐵鑲鈎其兩端之縣客則
蛾傳城燒答以覆之連筭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
間廣大以圍犯之蝕其兩端以束輪徧徧塗其上室
中以榆若蒸以棘爲旁命曰火梓一曰傳湯以當隊
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絀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
爲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壤城城下是爲下說鑿找長

五尺大圍半以上皆剡其末爲五行行間廣三尺狸
三尺大耳樹之爲連及長五尺大十尺挺長二尺大
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
尺刃必利皆葺其一後答廣丈二尺丈六尺垂前衡
四寸兩端接刃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
繩一長二丈六尺答樓不會者以牒寒數暴乾答爲
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狸木十尺一枚一節壞
斫植以押慮廬薄於木廬薄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
數施一擊而下之爲上下鈔而斫之經一鉤禾樓羅
石縣答植內母植外杜格狸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

相雜况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爲前行行棧縣答隅爲
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母其二十畝爵穴十尺一下
壞三尺廣其外轉牖城上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
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傳而攻者之法置
薄城外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之法大小盡木斷
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狸堅築之母使可拔二十步
一殺有壘厚十尺殺有兩門廣五步薄門板梯狸之
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縣大四尺一椅五步
一竈竈門有鑪炭傳令敵人盡人火燒門縣火次之
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侍鼓音而

燃卽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
敵引哭而榆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
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
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之必或破
軍殺將以衣爲服以號相得

墨子卷之十四終

墨子卷之十五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
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
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
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
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
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
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
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

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
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
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
有敗氣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
長具藥宮之善爲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
請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而已其出入爲流言驚
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
大大及有方枝者若工第之舉屠酤者置厨給事第
之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脩
城百官共財百工卽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三

人掌右闔二人掌左闔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止步
一甲一戟其替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
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
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士皆有臧城之
外矢之所還壞其墻無以爲客齒三十里之內薪蒸
水皆入內狗彘豚鷄食其突斂其骸以爲醢腹病者
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爲之涂齒令命
昏緇狗纂馬擊緇靜夜聞鼓聲而諺所以闔客之氣
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諺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
於望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大廟曰

其人爲不道不脩義詳唯乃是王曰于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尙夜自厦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旣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鼓于間右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甃

旗幟第六十九

守城之法不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

旗水爲黑旗食爲茵旗死士爲倉英之旗竟士爲雩旗多卒爲雙兎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荏旗劍盾爲羽旗車爲壘旗騎爲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是而下旗凡守城之洪后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藿藋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逢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重質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者大

寇傳攻河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
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
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六城鼓八舉六幟乘六城半
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
而無鼓城爲隘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
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
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
吏卒置之眉在他於左眉中軍置之胷各一鼓中軍
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
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主者斬道廣三十步於城
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墮於道之外爲屏三十步
而爲之圍高丈爲民困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
者心爲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
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薜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諸
守牲格者三出却適守以冷召賜食前予大旗署百
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
旗性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斬
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休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

則勞而無功人亦爲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
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
出於公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闕塞備蠻夷之勞
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
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
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乘多財民好食爲內牒內行
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各當其隔
部養什二人爲符者曰養吏一人辯護諸門門者及
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心其旁不從令者
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近之主人利不盡千丈

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衆少而應之比守城之大體
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
函傷敵爲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
不能此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
如今蓋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
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乃傳城守城將營無下
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外
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他之上必
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
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吏

各從四人以行衝術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爲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爲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日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六什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雖守者三日而一狗而所以備姦也里缶與皆守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缶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間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爲外心罪車裂缶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之除又嘗之黃金人二鎰大將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火爲井火突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車裂五人不得斬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謹譁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其缶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吏部函令人謁之大

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入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譴囂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曆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駮言語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五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需敵離地斬五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闕却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闕者隊二人賜上奉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內侯輔將如今賜上鄉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者守十人及城上吏北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伍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勇敢爲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書三閱之莫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逋者名鋪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

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悅請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日斷之衝之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索誠之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且夕就位先估有切有能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合有以執將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爲人下者常司上之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爲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其所守與階門吏爲符符合人勞符不合牧守言若上城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宿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鼙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若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人請齋開門已輒復止齋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夕有號失號斷爲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

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贓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牧以屬都司空若侯侯以闡守不牧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以令爲除死罪二人城且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藺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噐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函以䟽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爲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重厚口數多少官府城下吏卒民皆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蔓延燔人斷諸以衆疆凌弱少及強姦人婦女以謹諱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侯視往來行

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廷言請問其所使其有
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
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爲答若他以事者微者
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
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
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
老守閭者失苛心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
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
同守茶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曰壹發席蓐令相錯發
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
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
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
視病有瘳輒造事上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族之事
已守使吏身行歿傷家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
禱守以令益邑中豪傑力闕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
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函發使者
往勞舉有功及歿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
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苦欲以
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
與同罪城下理中家人皆相葆苦城上之數有能捕

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乃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賊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謹呼者斷總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鄙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

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必自異其入而藉之狐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

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
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
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
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
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
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
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
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
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墻必三重墻之垣守者皆累
瓦釜墻上門有史主者門里莞閉必須太守之節葆
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
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墻門閨者非令衛
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大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
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
獨知其請而已無與望氣妄爲不善言驚恐民斷勿
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爲期其在
尊害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更卒欸得皆斷
有能捕告賜什三牧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爲平
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又
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爲吏者許之其不欲爲吏

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土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官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侯爲始得輒官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侯有爲異宮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侯來若復就問守宮三難外環隅爲之樓內環爲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爲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畧視之布茅

宮中厚三尺以上發侯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侯爲養其親若妻子爲異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侯奉資之如前侯反相參審信厚賜之侯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爲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其不欲爲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潑至主國者問之審信賞之俸他侯其不欲受賞而欲爲利者許之三石之侯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士侯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二人

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晝則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厭建候者冒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爲微職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陣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節有驚見寇越陳表城上以麾指之迹坐擊缶期以戰備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并盡室之無可得汲也外空室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爲之券書其枚數當遂枚木不能盡內旣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謾正淫囂不靜當路尼衆舍事後就踰時不寧其罪射謹囂賊衆其罪殺罪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噐弊騏軍中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

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之將率鬪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伐之服罪死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外爲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人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名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開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衢置屯道各垣其兩傍高丈爲埤堦立初鷄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扎誓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鼙繩卽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參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厠厠與上同因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將厠利之

雜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爲羊埯積土爲高以臨民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

弩俱上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羊玲守耶羊玲者
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玲之政遠攻
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
為柱後望以固厲吾鏡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
輕云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乃不殆作士不
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
衝雲梯臨之法必廣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楸之
左百步右百步繁下矢石沙炭以兩之薪火水湯以
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為故從之
以急無使主虐患癩高憤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不

乃怠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埋者三尺
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第丈二尺渠之垂者四
尺樹渠無傳葉五寸梯渠下丈一梯渠答大數里二
百五十八渠答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
甚害者為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諸詎阜
山林溝瀆丘陵阡陌郭門若閩術可要塞及為微臙
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
中官府民宅室署小大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
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
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葉去唯弁

逮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乎賈與主
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分職天下
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強弱有數天下事具矣築
卸亭者園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為辟梯梯兩臂長
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槩冉雜為縣梁聾竈亭
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正其事
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又屬之
言寇所從來者少多且奔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
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射妻舉三烽一藍郭會舉四
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數守烽者事

急日暮出之令皆為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
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斥坐
郭内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
孔表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旌以
備戰從麾所指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
即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樵表而望守
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為所為其曹一鼓望見
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
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升六食終
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

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歿死之時日
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
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函收諸雜鄉金
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
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
伐木雖有請謝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當隊令易取
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
長短小大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
者皆以爲關鼻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
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
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耆
財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
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
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曰
五闕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爲疑人令往
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墻外水中爲竹筍筍尺廣
二步剪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
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柔丈二尺隊有急
極急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
必疏書著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劔驗之節

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百步一隊閣通
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
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
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為度用人少易守取
疏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為常令邊
縣豫種菑芫芸烏喙秣葉外宅溝井可實塞不可置
此其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
而類竅之各為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
寇至先殺牛羊雞狗鳥鴈牧其支革筋角所萌羽毳
皆刺之吏檀桐自為鐵鉀厚簡為衛枉其急乎不可

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

元本

為擊三隅之重

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筏塗茅屋若積薪
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城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
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
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
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
惡若議吏吏所鮮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
之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
蘭石厲矢諸林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為解車以
枹城矣以輶車輪帖廣十尺轅長丈為三輻廣六尺

為板箱長與轅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中令可載矢子
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者城小人
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
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
里

嘉靖壬子歲中元乙未芝城銅板活字

右依嘉靖原本對攏精審刷成限三十部始事于寬政丙辰三月訖功于戊午七月茲錄顛末云

田直詩謹識

墨子卷之十五終

書覆刷嘉靖銅版活字本墨子後

案漢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隋唐宋經藉藝文志墨子十五卷而今所行之本為六卷五十四篇亡闕十有七篇併所佚之篇目既不可攷此本明嘉靖壬子芝城銅版活字靛印本分卷十五符合舊志文字精善可補正俗本之訛缺數百字而所佚之目亦具焉蓋宋代之遺本也門生田直詩用家藏聚珍版仿覆刷印之意此古書謬訛缺脫猶尙不尠參勘諸三史文選注所引初學北堂類聚御覽諸大類書所載及群書治要校或一本重欲印刷未暇也

110X
154
4